

晚清风云人物

潘小平◎著

从1861年到1908年， 慈禧太后整整统治了中国48年！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山河糜烂，列强环伺

朝事



前朝旧事

晚清风云人物
潘小平◎著

QIANCHAO JIUSHI
WANQING FENGYUN
RENW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朝旧事:晚清风云人物 / 潘小平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336 - 7581 - 3

I. ①前… II. ①潘…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0.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641 号

书名:前朝旧事——晚清风云人物

作者:潘小平

出版人:郑可 策划编辑:张丹飞 责任编辑:夏业梅 鲁金良
责任印制:王琳 装帧设计:阮娟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08, 63683011, 6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瑞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5302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650×960 1/16 印张:14.75 字数:160 千字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7581 - 3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朝旧事

晚清风云人物

写在前面

一九九四年三月，我父亲突然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幼年丧母，对他的离去，一时难以接受。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万念俱灰，几近无法思考。在这样的心境下，只能转而读史，而最先通读的，是五百三十六卷的《清史稿》。由此旁及多种清人笔记，对晚

清一段历史，自觉有了较为自如的把握。于是就有了一组以《前朝旧事》为题的读史札记，在晚报发表后，很得一部分读者的称许，说是“既非道听途说，戏说历史；也非引经据典，堆砌史料”，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受此鼓舞，我又断断续续，写了很多篇，终成今天的规模。

旧事要写出新意，颇为不易，而要涉史成思，涉笔成趣，就更难了。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山河糜烂，列强环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多少人载沉载浮、身名俱灭？彷徨新与旧、生与死之间，多少人茫然四顾、惊慌无措！这对于写作者来说，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沉吟其间，竟有些欲罢不能了。所记事件和所写人物，限定在晚清四十年，慈禧太后当朝的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如李鸿章所言，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动荡、尤其迷茫、尤其混乱、尤其羸弱。从咸丰十一年发动辛酉政变，到光绪三十四年迟光绪皇帝一天离世，慈禧太后整整统治了中国四十八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策立六岁的载淳、四岁的载湉、三岁的溥仪，三度垂帘、两番归政，慈禧一朝，不知有多少悲剧、喜剧、丑剧和闹剧上演！而或同时或更早，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俄国发生了政党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国，灿烂的中华，就这样被历史抛弃了。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怎样的人生啊？那时的人们，尤其是身处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又有着怎样的内心、怎样的困惑？很想从历史的烟尘中，发现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日渐繁嚣的今世，感受一个多世

纪前，我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倾听一个文明古国在时代的重压下，沉重的喘息声。虽说所写人物，多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所写事件，也多是晚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总归从小处落笔，才能还原历史的细节和生命的温度。有关典章的部分和“道咸”两朝的人物，因为不在“四十年”的范畴之内，归入了“附录”。孔子说：“天假以年，五十而读易，可以无大过。”虽然十六年前，开始这一系列的写作时，我离“五十之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今天，我则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了。前世的喧攘，而今都凝结成了历史和文字，阅读它们，会有一种地老天荒、渗入心底的寂寞。我因此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于古老中华文明的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一改传统中国“改朝换代”的格局，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因为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打破单一的文化传承格局，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

前朝旧事

晚清风云人物

目录

李鸿章送礼

曾国藩赴水

阎敬铭理财

丁宝桢当当

胜保找死

蔡寿祺投机

翁同书弃守

何桂清弃市

安德海被诛

宝廷自劾

吴可读尸谏

○五〇

○四六

○三五

○二一

○一三

○〇九

○〇一

翁曾源中状元	崇绮中状元	天子出天花	醇亲王乞骸骨	张之洞闭目而行	孙敏汶剪铩清流	张佩纶兵败马江	李鸿藻丁忧	延煦争礼	官胡交好	左郭文恶	长信宫异闻	慈安之薨	梁鼎芬寻祸	罢黜恭王	景仁宫弄权	方家园杂咏	慈禧太后逢甲不利	翁同龢罢官	寇连材泣官	曾国藩生挽汤鹏	潘祖荫名士风流	徐桐投环	王竹轩买参	彭玉麟简阅水师	李用清葬妻	一八五	一八〇	一七五	一七〇	一六六	一六一	一五六	一五一	一四四	一三七	一三二	一二五	一一九
○五四	○五九	○六三	○六八	○七三	○七八	○八三	○八九	○九四	○九八	○一〇三	○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附录

风流莫过龚定庵

荒唐最是龚半伦

年号

选秀女

玉牒

乡试

一九六

二〇一

二〇五

二一〇

二一六

三三一

一九〇

前朝旧事

晚清风云人物

李鸿章送礼

封建旧官场，送礼的名堂是很多的，除一年“三节两寿”的“节敬”、“贺仪”之外，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这当然是文雅的说法，说白了，就是送些银子给你冬天烤烤火、夏天吃吃冰。左宗棠做闽浙总督时，据说每年冬天送给工部右侍郎潘祖荫的“炭敬”银

子，照例是一千两，这是报他多年前的救命之恩。所“敬”当然也有实物，一般是四样，称作四色礼品。夏天无非枇杷、扇子，秋天无非菊花、螃蟹，都是些不相干的物事，要紧的只一张银票，装在一只信封里。送礼是门大学问，李鸿章就很会送礼。他是北洋总督、疆臣领袖，但进京也和外省的官员一样，得送礼。但亲贵大老，身份太重，翰林院编修，面子又太薄，这礼要送得既不轻身份又不伤面子，就得讲究点艺术性。高阳对他这一点，就很佩服。高阳是小说家，但小说中的细节，大半取之于史实，比如《慈禧全传》中有一段，说李鸿章进京，给恭亲王去送礼，清人笔记中就有所涉及。这恭亲王就是我们今天清宫戏里说的“鬼子六”，几十年当国，极聪明天纵的一个人。此时虽说圣眷已衰，成了闲散宗室，但天潢贵胄，依然是昂首天外的心性。李鸿章就先说上一大通闲话。说四川总督丁宝桢如何如何清廉，真真是一清如水。癸酉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回贵州平远扫墓，船过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翰章送了他三千两白银，预备他打点亲友，却被丁宝桢原封不动地寄放在李幕府的旧部那里。第二年扫墓归来，只拆封重封，虚领个人情，又一两不少地奉还。闲话叙到这里，李鸿章陡然话风一转，说：丙子冬天，丁宝桢奉旨督川，入京陛见，鸿章知道他宦囊羞涩，京中的应酬花费没有着落，就凑了一万两银子送他。这一次——李鸿章说到这里，特为作出很欣慰的神色，说：“这一次，总算他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着，水到渠成地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几奉上。恭王略一踌躇，抽出银票一看，竟然是四万两！但李鸿章说得更加委婉了，说是转眼皇太后生日，宫中要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自己的生日，更不能省。

鸿章分北洋廉俸(还说是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万望王爷顾全鸿章的脸面!

恭王自然得给李鸿章这个面子,于是收下。

乖乖,四万两啊,就这么送出去了。什么叫举重若轻?这就叫举重若轻!

但他在翁同龢那里,却是又一种说法。翁同龢中过状元,又是两朝帝师,贵介公子,崖岸自高,就得找些读书人的话题。刚好翁同龢是那年北闱乡试的正考官,才从考场里出来,李鸿章就做出不胜向往的样子说,当考官,玉尺量才,只怕今生无分了!说来奇怪,李鸿章权倾朝野,一生却没有做过考官。这话让翁同龢听了,真是舒服得骨头发轻。接着他又遗憾道,你看我进京,你在闱中,你出闱了,我要回任了。好在明年春天,我还要再来,那时候,再好好鉴赏鉴赏翁师傅的收藏!

得给这“收藏”二字画圈。若说文有文眼,戏有戏眼,那么这“收藏”两个字,就是李鸿章这番话的话眼。翁同龢好收藏,却不像潘祖荫,可以任意挥霍,他家累重,没什么闲钱。所以你看有了这两个字,下面的话接得该有多顺溜:想来你琉璃厂的账,该得不少,这点钱,请赏我个脸!翁同龢也真不愧是谦谦君子,书生本色,接过来,居然看都不看,就顺手交给了听差。

李鸿章封银票,给恭亲王用的是红封袋,给翁同龢用的却是仿古素笺。如此细枝末节,都不放过,可谓天下第一等世事洞明。《清史稿》上说他“时以诙笑解纷难”,单看他送礼一节,就知所言不虚。又说他“不为小廉曲谨”,“好以利禄驱众”,也是很中肯的话。像这样动不动就行贿,而且这么一件小事,也要做得八面灵光,天衣无

缝，正人君子如曾国藩者，就不屑。李鸿章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者，签过这个卖国条约后一个多月，他就吐血而亡。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他独主国事数十年，常以一身当其冲，其艰难屈辱可知。史称李鸿章疏髯长身，风采凛然，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之有罪，罪不全在己，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也是生不逢时。

【相关史料】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

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胡思敬《国闻备采》：

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梁启超《李鸿章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前朝旧事

| 晚清风云人物

曾国藩赴水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道光十八年进士，湖南湘乡人，原本一介书生。道咸年间，洪杨初起，锐不可当，不久逾岭涉湘，直逼长沙，湖南由是大乱。其时，曾国藩正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在家乡为死去的老母江太夫人守制，受朝命就地募勇团练，剿杀太平军。自此

以湘军起家，征伐天下十八省，最后封侯拜相，成为一代名臣。

湘军很能打仗，太平天国之亡，固然与洪秀全大肆封王、杨韦自相残杀有关，但最终亡太平军者，乃是湘军。同治元年闰八月，金陵决战，湘军仅以三万人敌太平军三十余万，战守四十六日，竟不败而胜，可知曾国藩的顽强。曾氏自言，一生做事，唯重一个“挺”字，谓之“挺经”，与“不动心”三字，同为他的座右铭。

但极少有人知道，曾国藩也有挺不过去的时候，而且差一点就投水而亡。那是咸丰四年六月，太平军以风卷残云之势，一举攻克武昌，曾国藩得到消息，率刚刚组建不久的长沙水师东出援鄂，在靖港一带严重受挫。先是遭遇大风，战船折损数十艘，后又在太平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寸步不前。无奈之下，只得命令水兵拽缆而上，缆绳却又被太平军的小队人马斩断，长沙水师一时大乱。这些刚刚放下了锄把子的乡勇，当此危乱之际，只知逃命，哪知纪律？一时数千人左右奔突，争夺浮桥，死伤溺水者无算。曾国藩不得不亲自仗剑督阵，立令旗于岸，嘶声高喊：有过旗者，斩！兵士们并不理会，一个个绕过令旗，狂奔而去。此时的曾国藩，真是又羞又愤，羞愤难言，唯有“临危一死报君王”，一纵身，投入水中。

当然不会让他去死，否则，还要那些部卒们何用？然则曾国藩愤而赴水，也已经感动了部下，这之后才有将士用命，十战十捷，力克湘潭，收复武昌。当武昌大捷的喜报奏达御前时，咸丰帝奕𬣞喜形于色，环顾左右，对军机大臣们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建此伟业奇功！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受到朝廷的革职处分，但并未解除兵符。

也是从这时起，曾国藩治军，注重严明纪律，因违纪而被杀的新兵，不计其数，一时而有“曾剃头”的绰号。由是怨声载道，谤议四起，而曾国藩全然不顾，与人书，有“不要钱、不怕死”之语，用以表示一种决绝的心境，惊世骇俗。岳飞尝有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举为做官的至高境界，这在曾国藩，都已做到。

曾国藩嫁女，是从回任两江的船上发的轿，赔嫁只有二百两银子，亲家却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焘。此时他已因收复江宁的大功，被册封为一等毅勇侯，东南各路统帅和封疆大吏，战与不战，都因曾氏兄弟的功劳，普加异数，连李鸿章和一仗未打的官文，也都封了伯爵。正是权倾朝野，勋望日隆的时候，又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每天经手的银子，不知有多少？所以当听说只有这点点陪嫁，连他的老弟，九帅曾国荃也不相信。于是他亲自打开箱子来看，一看愕然：可不就二百两银子，是什么？

【相关史料】

《清史稿》卷四百五：

(曾国藩)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揶揄之。或请增兵，国藩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

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已过，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梁启超《新民说》：

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时之困心衡虑，宁复可思议。调需则罗掘不足，兵勇则调和两难，将裨则驾驭匪易。衡州水师经营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复思乃止。直至咸丰十年（1860）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圆左右八百里，皆碱地……及同治元年（1862），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海，无营不病。杨曾鲍诸统将，皆呻吟床薄，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贮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

毛泽东：

吾于湘人，独服曾文正公。